



秋

◎ 普丽冰（昆明清源自来水公司）

几场冷雨，昆明已经有了秋的味道。在这座四季不甚分明的城市里，很难体会到“悲秋”的仪式感。但昆明自有它的诗意，它的秋天随性又自成一派。昆明的秋，是西山的翠色依旧，是雨后的银杏满地，是十字路口羽绒服与短袖混穿的人群，是安静的老小区里，一只宛如落日的小猫，还有那些关于热闹的、寂寞的、喜悦的、忧伤的黄色。



一夜听雨，华亭寺的银杏落了满地，仿佛锦鲤的鳞片。银杏在黄透的时候最漂亮，迎着阳光能泛出赭红来。古刹里上了年纪的银杏更是难得，宝相庄严，是端正典雅的美。一树金枝，其实已足以写尽整个人间的秋天。西山的背包客总爱在这儿歇脚。捡一片被雨水打湿的银杏，靠在石桥边，抬头便可看见红墙飞檐，远山如黛。

莲花池仍是满目碎金。没了亭亭玉立的花，翠叶也显出寂寞的神色。直至一尾红鱼突然搅碎水光，波纹圈圈漾开，白云飘飘荡荡。古刹里的秋意，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清福吧。昆明市区很多地方有大片银杏，但终究还是太热闹了。有时候，一点点颜色就够。苔痕深深，落叶幽闲，都在有意无意间。若是春天来，华亭寺正是花事繁茂之际。莲花池边的樱花红，梨

女子，经过百年前重九起义那段翻云覆雨的过往，走进 2021 年的秋。

翠湖附近总是游人如织，也是共享单车最多的地方之一。再没有哪个地方，伫立着如此多活生生的历史。它沉默地凝视着每一个人，如果你足够敏感，便能看到它瞳孔中，那个曾经悲壮的昆明城。前几天故地重游，翠湖已是“留取残荷听雨声”。或许是因为疫情，没了以往的熙熙攘攘。独自打架子鼓的老人，显得突兀又清冷。幸好还有红嘴鸥，每年昆明的秋冬，它们都热闹如春天。

昆明城里还有很多深秋般的旧梦。曾位于

环城南路的老螺蛳湾变成了大悦城，旁边的云纺也变了个模样。老昆明的工业辉煌搬进了博物馆。如今这儿汇集了多家夜店，还有小吃街区、剧院、办公园……但你仍然能遇到卷帘门紧锁的商铺，明黄色的自行车像一段抽离的时光，又像一个隐喻。你会觉得它离不开，又回不去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伤心。

而行至主干道，昆明又变成了一个快节奏的城市。写字楼密密麻麻的格子窗，像永不停歇的齿轮。想起刚毕业时，我空荡荡的生活也就是这样车水马龙堆砌起来的。常会莫名烦躁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我被自己困住了。



花白，低矮团簇的杜鹃，天王殿与大雄宝殿之间的垂丝海棠，山茶和山兰，熙熙攘攘一直延续到长夏。而秋冬短暂的寒冷，则是漫不经心的提醒：今天的夕阳，今年的时光，正在无可挽回地逝去。蓝天高远，白日将尽，多少未了的心愿。你我也将顺着西山而下，返回芸芸众生。

漫步盘龙江边又是另一番光景。铺天盖地

有人说，只有无知无畏的少年，失意落魄的中年，眼神洞穿三界的老年，身上才会有饱满的诗意——就像四季。美则美矣，未免太清醒也太残忍了些。幸好，我们还有温柔的春城。

如果不慎被深秋愁绪笼罩，就去看看街头巷尾，那些忘记季节的花儿们吧。昆明就是这么一座没时间伤春悲秋的城市。



的黄叶，美得灿烂又平静。身处变幻万千的城市，你越发会感叹，其实植物的一生远比人要笃定得多。花开，叶落，守着亘古的光阴刻度。相比起来，我们一个念头就可以追逐千里，又总在纠结中反复无常。虽然脆弱，但有些事如果不去做，终归还是会后悔吧？

马可波罗曾把昆明称为“壮丽大城”。这里有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，也有绮丽的“半城杨柳抚楼台”。然而，我更喜欢微观的昆明。那些城市皱褶里的人和物，就像琥珀凝住的细碎时光。午后，翠湖边，清凉的阳光落在黄公东街的墙壁上，叮咚作响。一个穿着长风衣的

我和我，也从委屈、愤怒、厮打，终于到筋疲力竭，各自坐在角落里摆手言和。到饭点儿了，还是先点碗米线吃才是正事儿。

或者再想些没用的事儿吧：这碗米线路上会遇到什么呢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很多美团骑手戴上了黄色的兔耳朵。接外卖时总会打趣两句，小哥就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另一对悲伤的兔耳朵，则是一位四五十岁的女骑手。那天她晚到了15分钟，气喘吁吁地告诉我她路上被撞到了腿。我什么都说不出来，看着她的背影一瘸一拐跑进了电梯。

细细咀嚼，昆明城里全是细小又饱满的秋冬。它们是挂在湿漉漉树梢上的一道彩虹；是向日葵饱满坚实的花盘；是小女孩厚厚卫衣后的一截蹦跳的老虎尾巴。自然与人生的果实，都在慢慢成熟。又是一年接近尾声，也是时候与草木击掌，与雨水和解了。

疫情后，生活大多恢复了往日的繁忙。但我仍然想把这座城里最诗意的一抹黄分享给你，就像周作人所说：“我们看夕阳、看秋河，看花，听雨，闻香，喝不解渴的酒，吃不饱的点心，都是生活上必要的——虽然是无用的装点。”

